

16
2493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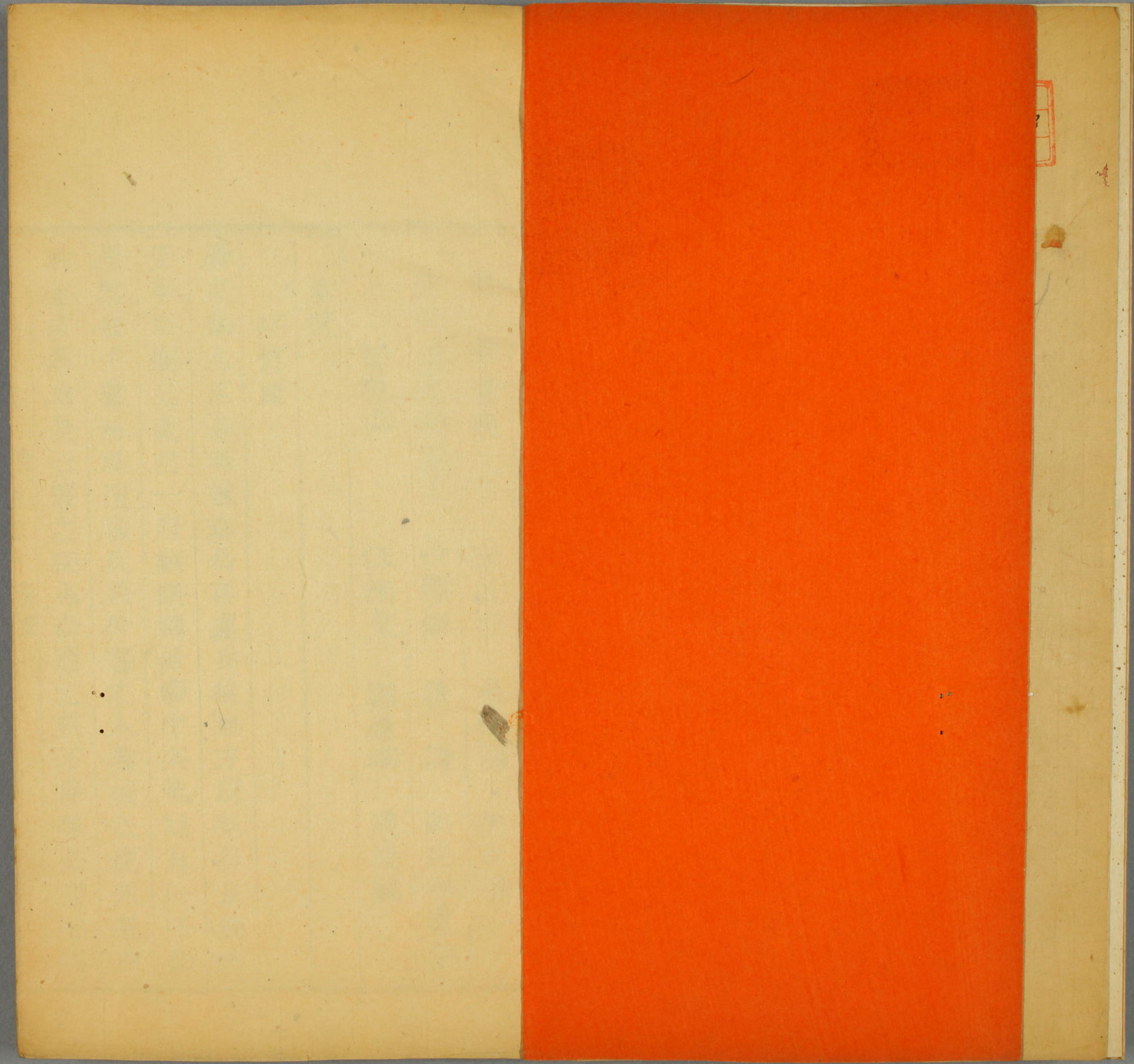


邱海二公合集

2493
10-8

8

門和16
號2493
卷10-8



海忠介公集卷之一

邱鎮魁典

賈 棠青南

吳位和

吳必祿

何士瓚

焦映漢雲濤選定

吳纘姬

符 詩

馮廷瑛重編

王 贊獻甫

伍衡文

鄭應瑞

詹登翰

奏疏

平黎疏

廣東舉人臣海瑞謹奏為區處兵後地方以絕後患圖久
安事臣竊見瓊州一府顛顛獨居海中其地綿亘一千餘
里黎岐中盤州縣濱海旋於外譬之人黎岐心腹州縣四
肢黎岐為寇是心腹之疾也心腹之疾不除將必浸淫四

潰而爲四肢之患州縣無久安之理古先聖王之治遠方
寇亂征討去不窮追蓋施之要荒之外與吾中國有所限
隔之地若瓊則內之黎岐與外州縣百姓鷄犬相聞魚鹽
米貨相通其間雖多峻嶒叢林彼之出入往來自有坦夸
道路自國初以至今日除戍守軍民兵截殺并整飭兵備
道督兵鵬勦不計外兩廣巡撫都御史上請弘治十四年
征儋州昌化縣黎嘉靖二十年征陵水縣崖州黎嘉靖二
十九年征感恩縣崖州黎凡三大舉矣每舉調兩廣官兵
十餘萬費銀數十萬兩前後屯兵防守騷害居民或三年
或四年後止然竟不能使黎寇讐服迄今叔村殺人無歲

月無有臣生長於瓊厭聞黎患痛瓊民歲

恤害虛費

下兵糧迄無一臣爲地方長久計以紓陛

南顧之憂者

請爲陛下言之夫瓊地瓊山縣處其北崖州處其南萬州
處其東昌化縣處其西自瓊山縣轉西歷澄邁縣臨高縣
儋州昌化縣感恩縣至崖州計程一千一百里自崖州轉
東歷陵水縣萬州樂會縣會同縣文昌縣復之瓊山縣計
程九百四十里是瓊州府自南徂北自東徂西以圖三徑
一計之大約七百里程也臣嘗博訪附黎居慣行黎村人
氏近日大征踏路官兵皆稱自崖州羅活崗抵瓊山縣大
坡頭營三日可至是黎岐盤踞地不過方四百里而已區

區方四百里地自國初以至今日殘害國家赤子若此之
毒而無已調用國家官兵若此之衆費用國家錢糧若此
之多兩廣有巡撫都御史總其權瓊州有兵備副使專其
事嘉靖十九年以來又有守備叅將之設迄不能一施勦
撫安輯吾民何故武臣憚難畏寇文臣養望待遷圖目前
苟安不爲地方永久謀慮黎小寇害則隱匿不申黎大寇
害調兵又苟且奏功姑以應事塞責瓊郡誌書歷載識者
開道立邑之議又載弘治十四年大正議及此而未行爲
深憾彼非不明知之也而莫或行焉間有志立功業者亦
慮事掣肘難行邀功起釁之說我隨可懼欲舉而止無一

人竭材力盡忠實心爲瓊遠計爲陛下擔當事者黎寇於
知之習竊卑笑之是以大兵一退卽旋轉耕其田處其地
數年生長積聚仍前爲州縣寇害不少衰止若使兵威震
疊不日此亦可以奏功蒙顯賞擢從而計久長開通十字
道路設縣所城池中峙叅將府兵備道則立犄角之形成
蠶食之勢矣日磨月化今日寧復有黎乎夫得黎無益於
地方處黎或周於計畫謂不足州縣置之可也黎人居處
皆寬廣尚塲耕作皆膏腴田地非得地不可耕而食文昌
縣斬滯尚等黎瓊山縣南岐尚等黎今悉輸賦聽役與吾
治地百姓無異儋州七方尚今亦習書句能正語以此例

之非得人不可畜而使黎固方四百里地也凡我兵征討
無一次不擣巢穴無一次不收成功故臣嘗以爲引治十
四年開道立縣可無嘉靖二十年大征嘉靖二十年開道
立縣可無二十九年大征後開道立縣可無歲歲鵬
勦年年守戍諉之曰地土險惡勞師無功藉口聖王不治
遠人之說者皆庸人苟祿偷安不肯身爲地方當事託詞
也往不可諫矣今距大征僅三歲兵威之震懾於黎人尚
有遺黎之生聚猶寡開道立縣今日可及爲也不然數年
後必一大變一大變必用兵十餘萬必費銀數十萬而必
殘破地方必痛赤子功虧一簣坐失事機陛下將奚取

哉臣雖未嘗手操矢刃地方變故區處事宜則習聞知矣
倘得專任其事馳驅兵革之間俾黎土盡爲治地黎岐動
變盡爲良民臣亦能之事如不効請耳服上刑以謝欺罔
虛費兵糧之罪第臣平昔濡染翰墨之人一旦言及軍旅
似可駭聽夫瓊固有兵備副使之設矣于此不爲是謂虛
位伏乞陛下明勅群臣中知識事機力可大任不貪富貴
志在立功者以之京兵備副使以專治黎之任瓊去京師
萬里當事請裁或致遲誤設縣立所限其大槩乘機審勢
聽其便宜凡一切招民置軍設里建學遷創縣所屯田巡
司驛遞諸事宜許撫按臣等從中節制年年借用許其調

用西土兵廣東漢達官軍打手約四千人值變故許其調
用約萬人量撥一次大征銀糧之半以克其費陛下三年
考其成立之功七年稽其變化之効必得專任之柄寬其
行事而又功少不完不遷其官事少不效必重其罪欲不
盡心力而爲之不可得也永絕禍根遺安萬代省國家無
已之費紓陛下拊髀之憂可計日見矣經畧瓊州計無有
過於此者諸臣無有一爲陛下言之一爲陛下任之臣每
痛焉伏望皇上采納臣言勅兵部咨行兩廣撫鎮衙門會
同巡按守巡各官從長計處則地方幸甚生靈幸甚

治安疏

戶部雲南清吏司主事臣海瑞謹奏爲直言天下第一事
以正君道明臣職求萬世治安事君者天下臣民萬物之
主也惟其爲天下臣民萬物之主責任至重凡民生利瘼
一有所不聞將一有所不得知而行其任爲不稱是故事
君之道宜無不備而以其責寄臣工使盡言焉臣工盡言
而君道斯稱矣昔之務爲容悅諛順曲從致使實禍蔽塞
主不上聞焉無足言矣過爲計者則又曰君子危明主憂
治世夫世則治矣以不治憂之主則明矣以不明危之毋
乃使之反求眩瞽失以舍矣乎非通論也臣受國恩厚矣
請執有犯無隱之義美曰美不一毫虛美過曰過不一毫

諱過不爲悅不過訃披肝膽爲陛下言之漢賈誼陳政事於文帝曰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夫文帝漢賢君也賈誼非苛責備也文帝性仁類柔慈恕恭儉雖有近民之美優游退遜尚多怠廢之政不究其弊所不免槩以安且治當之愚也不究其才所不能槩以安且治頌之諛也陛下自視於漢文帝何如陛下天質英斷睿識絕人可爲堯舜可爲禹湯文武下之如漢宣帝之勵精光武之大度唐太宗之英武無敵憲宗之志平僭亂宋仁宗之仁恕舉一節可取者陛下優爲之卽位初年剷除積弊煥然與天下更始舉其畧如

箴敬一以養心定冠履以辨分除聖賢土木之像奪宦官內外之權元世祖毀不與祀祀孔子推及所生天下忻忻然以大有作爲仰之識者謂輔相得人太平指日可期也非虛語也高漢文帝遠甚然文帝能克其仁順之性節用愛人呂祖謙稱其能盡人之才力誠是也一時天下雖未可盡以治安予之而貫朽粟陳民少康阜三代下稱賢君焉陛下則銳精未久妄念牽之而去矣反剛明而錯用之謂遙興可得而一意立修富有四海不曰民之脂膏在是也而侈興土木二十餘年不視朝綱紀弛矣數行推廣事例名爵濫矣二王不相見人以爲薄於父子以猜疑誹謗

海忠介公集 卷之一
戮辱臣下人以爲薄於君臣樂西苑而不返宮人以爲薄於夫婦天下吏貪將弱民不聊生水旱靡時盜賊滋熾自陛下登極初年亦有之而未甚也今賦役增常萬方則效陛下破產禮佛日甚室如懸磬十餘年來極矣天下因卽陛下改元之號而億之曰嘉靖者言家家皆淨而無財用也邇者嚴嵩罷黜世蕃極刑差快人意一時稱清時焉然嚴嵩罷相之後猶之嚴嵩未相之先而已非大清明世界也不及漢文帝遠甚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內外臣工之所知也知之不可謂愚詩云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今上所賴以弼棐匡救格非而歸之正諸臣責也夫以聖

人而絕無過舉哉古昔設官亮采惠疇足矣不必責之以諫保氏掌諫王惡不必設也木繩金礪聖賢不必言之也乃醮修相率進香天桃天藥相率表賀興宮室工部極力經營取香覓寶戶部差求四出陛下誤舉諸臣誤順無一人爲陛下正言焉都俞吁咈之風陳善閉邪之義邈無聞矣諛之甚也然愧心餒氣退有後言以從陛下昧沒本心以歌頌陛下欺君之罪何如夫天下者陛下之家也人未有不顧其家者內外臣工其官守其言責皆所以獎陛下之家而磐石之也一意立修是陛下心之惑也過於苛斷是陛下情之偏也而謂陛下不顧其家人情乎諸臣顧

身念重得一官多以欺敗賊敗不事事敗有不足以當陛下之心者其不然者君心臣心偶不相值也遂謂陛下爲賤薄臣工諸臣正心之學微所言或不免已私或失詳審誠如胡寅撓亂政事之說有不足以當陛下之心者其不然者君意臣言偶不相值也遂謂陛下爲是已拒諫執陛下下一二事不當之形迹億陛下千百事之盡然陷陛下誤終不復諸臣欺君之罪大矣記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今日之謂也爲身家心與懼心合臣職不明臣一二事形迹說旣爲諸臣解之矣求長生心與惑心合有辭於臣君道不正臣請再爲陛下開之陛下之誤多矣

大端在修醮修醮所以求長生也自古聖賢止說修身立命止說順受其正蓋天地賦予於人而爲性命者此盡之矣堯舜禹湯文武之君聖之盛也未能久世不終下之亦未見方外士漢唐宋存至今日使陛下得以訪其術者陶仲文陛下以師呼之仲文則旣死矣中文不能長生而陛下獨何求之至謂天賜僊桃藥丸恠妄尤甚昔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因則其文以畫八卦禹治水時神龜負文而列於背因而第之以成九疇河圖洛書實有此瑞物洩此萬古不傳之秘天不愛道而顯之聖人藉聖人以開示天下猶之日月星辰之布列而歷數成焉非虛妄事也宋

真宗獲天書於乾佑山孫奭進曰天何言哉豈有書也桃
言采而得藥人工搗合以成者也無因而至桃藥有足行
耶天賜之者有手執而付之耶陛下立修多年矣一無所
得至今日左右姦人逆陛下懸思妄念區區桃藥中之長
生理之所無而立修之無益可知矣陛下又將謂懸刑賞
以督率臣下分理有人天下無不可治而立修無害矣乎
夫人幼而學無致君澤民異事之學壯而行亦無致君澤
民殊用之心太甲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
汝志必求諸非道言順者之未必爲道也卽近事觀嚴嵩
有一不順陛下者乎昔爲貪竊今爲逆本梁材守官守道

陛下以爲逆者也歷任有聲官戶部者至今首稱之雖近
日嚴嵩抄沒百官有惕心焉無用於積賄求遷稍自洗滌
然嚴嵩罷相之後猶嚴嵩未相之先而已諸臣爲嚴嵩之
順不爲梁材之執今甚者貪求未甚者挨日見稱於人者
亦廊廟山林交戰熱中鶻突依違苟舉故事潔已格物任
天下重使社稷靈長終必賴之者未見其人焉得非有所
牽掣其心未能純然精白使然乎陛下欲諸臣惟予行而
莫逆也而責之效忠付之以翼爲明聽也又欲其順吾立
修土木之誤是股肱耳目不爲腹心衛也而自爲視聽特
行之用有臣如儀衍焉可以成得志與民由之之業乎無

海忠介公集 卷之一
是理也陛下誠知立修無益臣之改行民之效尤天下之不安不治由之齟然悔悟日視正朝與宰輔九卿侍從吾官講求天下利害洗數十年君道之誤置其身於堯舜禹湯文武之上使其臣亦得洗數十年阿君之耻置身與臯夔伊傅相後先明良喜起都會吁咈內之宦官宮妾外之光祿寺厨役錦衣衛恩廕諸衙門帶俸舉凡無事而官亦多矣上之內倉內庫下之戶工部光祿寺諸廠藏段絹糧料珠寶器用木材諸物多而積於無用用之非所宜用亦多矣諸臣必有爲陛下言有諸臣言之陛下行之此則在陛下
一節省間而已京師之一金田野之百金也一節省

而國有餘用民有蓋藏不知其幾也而陛下何不爲之官有職掌先年職守之正職守之全而未之行今日職守之廢職守之苟且因循不認真不盡法而自以爲是敦本行以端士習止上納以清仕途久任吏將以責成功練選軍士以免召募驅緇黃遊食使歸四民責府州縣兼舉富教使成禮俗復屯墾本色以裕邊儲均田賦丁差以蘇困敝舉天下官之侵漁將之怯懦吏之爲奸刑之無少姑息焉必世之仁博厚高明悠遠之業諸臣必有爲陛下言者諸臣言之陛下行之此則在陛下
一振作間而已一振作而百廢具舉百弊剗絕唐虞三代之治粲然復興矣而陛下

何不爲之節省之振作之又非有所勞於陛下也九卿總其綱百職分其緒撫按科道糾率肅清於其間陛下持大綱稽治要而責成焉勞於求賢逸於任用如天運於上而四時六氣各得其序恭已無爲之道也天地萬物爲一體固有之性也民物熙浹薰爲太和而陛下性分中有真樂矣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道與天通命由我立而陛下性分中有真壽矣此理之所有可旋至而立有效者也若夫服食不終之藥遙興輕舉理之所無者也理所無而切切然散爵祿竦精神玄修求之懸思鑿想繫風捕影終其身如斯而已矣求之其可得乎君道不正臣

職不明此天下第一事也於此不言更復何言大臣持議而外爲諛小臣畏罪而面爲順陛下誠有不得知而改之行之者臣每恨焉是以昧死竭卷卷爲陛下一言之一反何易向之間而天下之治與不治民物之安與不安於焉矣焉伏惟陛下留神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乞正赦款疏

尚寶司司丞臣海瑞謹奏爲懇乞勅諭各部條正赦款以廣天恩以全民命事臣向自僭言朝廷重務干冒先帝威顏罪在莫贖法在不赦臣萬死不辭矣當是之時卽蒙陛下念臣一點赤忱雖冒出位妄言之罪實存忠君報國之

心特命左右侍臣傳諭刑部及錦衣衛官毋加重刑留臣後用以至微軀得全殘生幸免是萬死之中得一生也此時先帝既崩陛下登位他務未遑庶政未舉獨先赦臣復臣爵位是臣今日之生皆既死之年而陛下之所特賜者也賜之以既死之年則報之以免死之事固臣之所甘心而樂爲也况當今日政治清明之際臣亦安敢自棄其生不思有以圖報乎古人求養其身以有待今臣之所以當死而不卽死者正養其身以有待之謂也然臣有當死之罪而陛下獨生之臣犯不赦之法而陛下獨宥之在在二人固萬萬幸矣然天下有罪之人皆陛下之赤子也

一 時無知而犯罪猶赤子無知而入井陛下今日改元建禮上法堯舜之仁以建唐虞之業將決天下之民一洗而更新之則凡各府州縣監禁有罪之人皆倒懸望解久矣何不以赦臣之赦赦天下而獨赦臣之厚乎先帝在位四十五年惟初年頒赦二次續後數年又赦一次至今已二十餘年不見赦於天下有罪之人所仰望於陛下者何啻如饑之望食渴之望飲者乎屢年天雨不調寒暑不均皆積歎積怨之所致也臣罪犯在不赦尚蒙曠世厚恩視在監有罪之人中焉另有強犯受冤者獨不蒙陛下視之仁乎臣而在獄中每見獄中稱冤者臣卽有冒死上陳之

念而時不可行正有待於今日也蓋臣所見者在京一處
監耳在憲如此天下可知也一處如此處處可知也邇者
二三大臣雖奉聖諭陳赦款殊未仰承聖意善體聖心
致陛下鑒厚澤阻抑而不遠施狹隘而不得遠布也詔
開十惡及惡盜重罪不赦可也至於左道逆富貪酷枉法
指稱誣騙者犯罪甚輕者盈於十惡強盜均之不赦乎且
此等俱係在京之事與在外府州縣有何預亦混頒於天
下乎此責在刑部之官宜勅之條正者也詔開侵匿漕運
京庫錢糧不赦可也盈於在外小民侵收錢糧入官給主
者皆可宥之賦至列於漕運之不赦乎且此等皆撫按官

所當量行曲處者何不盡宥之以蘓民困乎此責在戶部
之官宜勅之條正者也吏部有當官吏宜量免其數宥其
罪愆禮部有完室之犯罪者除謀反外悉宜赦宥工部有
無益置造之者除婚祭外盡宜罷免皆當勅之條正者也
蓋陛下有愛民無窮之念而二三大臣無仰承善體之忠
不惟不能施恩澤於民而且不能盡革故鼎新之美使臣
又默而不言則陛下之寬仁厚澤又何以自達於天下哉
詔內開款又皆狐疑不決向多兩可之說不盡由言之詞
近自遠方來京者皆云府州縣貪暴苛剋之官每每堅執
詔內開款凡一切在監有罪之人少有于於條內皆不釋

海忠介公集 卷之一
放甚至一府州縣不得開一二十人者良可惜也臣雖自
體陛下獨厚之仁以宥免而不能使天下之人皆如臣之
宥免以體陛下之仁亦何以一日安寧於朝廷之上乎使
天下後世稱陛下有洪恩於臣而不能廣施恩於萬民豈
非一二大臣之罪哉臣亦預有責也一四月初刑部尚書
黃到監審錄罪人等免一二釋放皆大聲號哭死罪不赦
遂有哭泣之詞重罪不赦遠興怨恨之嘆所以然者祇由
前詔開款未明抑且狹窄不寬故也願陛下總臣所奏卽
賜勅諭各部預陳條款逐一開明使天下之民得以盡宥
大開悔過遷善之門則臣亦安受陛下再生之恩矣而天
下之民皆得如臣之宥免而仰荷陛下千萬世無窮之恩
矣

辨黨邪疏

大理寺右寺丞臣海瑞謹奏爲懇乞聖明賜乾斷重治黨
邪言官以定國是以正人心以扶宗社事古昔聖王謂天
子君臨天下一已聞見不能及遠以其責寄之臺諫之臣
故臺諫之臣爲天子耳目夫人一凡必目而後能視必耳
而後能聽官名耳目重任也切任也臺諫膺此重任切任
是以苟有論列必隨天下公議公議所是臺諫亦是之非
天下之公是不敢是也公議所非臺諫亦非之非天下之

公非不敢非也廣東道試監察御史齊康正皇上耳目所寄也其論輔臣徐階備載貪穢實跡中外傳聞人人駭異夫徐階輔弼先帝十五年無能改於先帝神仙土木之誤律之大臣以道事君之義階誠歎矣然階與惡嵩同相十一年嵩以其貪階以其廉嵩以其邪階以其正惡嵩父子迄不加害罷黜惡嵩以來階爲首相天下駸駸然有向治之漸謂非徐階翼贊之力不可也今以老臣復相陛下陛下信而任之其才與德諒亦昭然莫逃於聖鑒下矣孟子第人臣品類謂有事是君則爲容悅者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徐階心在社稷是雖畏威保位間不免於容悅順從而隨事調和足小補於天下其不招權不納賄素所親厚事在當斥而不爲之容素所怨惡事在可取而不爲斥逐古之所謂休休有容克伐怨慾不行焉階亦有之有臣如階者天民大人品題不及謂非一時之選社稷之衛也哉臣之所言中外公議徐階一大公斷案也齊康身爲御史任陛下耳目之寄乃敢不顧公是公非捏架無影虛詞汗辱宰輔次相李春芳清勤慎守保惜名節均之可必其爲善不爲惡人也康奏連及焉善人君子齊康一網打之矣康將以其狡且兇如高拱者謂有才力而遺之以輔陛下禍天下乎盜賊資性兇強刀矢慣熟故

殺人劫財無所不至小人非才不能動人小人非才不能
亂國今天下動極而疲正宜崇惇大養和平續一綫之脉
以躋之生全之區其汲汲也復付兇醫再施毒劑識者知
其不可康乃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欲陛下斥階而用拱焉
臣不知康之心何心也惡如高拱誠不可一日使居輔弼
以當鈞軸備在南北科道十三疏中中外共知臣不必贅
論所可恨者齊康其爲鷹犬受高拱指使搏噬善類顧一
已爵祿不顧天下安危罪浮於拱矣宋惕甲試邑有聲部
使者以不降意誣劾之時有猫噬鸚鵡罪無可恕之說康
職爲御史不咋如鼠高拱反噬鸚鵡徐階情可恕乎伏望
皇上細加體察如果臣言不謬速賜乾斷罷斥高拱將齊
康重加刑治以爲人臣黨邪不忠之戒庶階春芳得以安
位行志朝無小人君子道長天下幸甚宗社幸甚

改折祿米倉糧疏

欽差總理糧儲提督軍務兼巡撫應天等處地方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臣海瑞謹題爲懇乞皇恩賜改折以蘓節被
災傷地方事臣奉命巡撫江南各州縣被災所在甚多分
數應題請者臣照例題請已蒙皇上覃敷洪恩賜之改折
賜之蠲免小民歡忻鼓舞感恩無窮極矣臣復何言但今
年水災實是異常往年霪雨爲害霜降後水漸消涸今大

海忠介公集 卷之一
不然江南地氣濕熱冬至後不能播麥種播亦不生今距
冬至九日耳常年播麥之地尚十有五六滄深水中來夏
麥秋頓絕望於今日矣且災止一方猶有轉輸可望今則
北之淮揚徐邳南而浙東西而應天太平廣德等府州
莫非水災之地旁郡無可轉輸本地無可借貸查得嘉靖
四十年水災先皇帝准將五府六部等衙門米悉與改折
止論水災則嘉靖四十年稍甚若論近冬至水不消涸來
年二麥缺收則比嘉靖四十年之災又過之今除內府白
米係上用所需臣不敢言矣其祿米倉諸臣隨朝米并
役監生^等舞^等天文生醫生儒士月米伏乞皇上軫念

江南今歲之窮比照嘉靖四十年例勅下該部覆議盡舉
改折其折銀卽部運官同白熟米齊解留米以濟江南之
饑折銀以濟諸員役之用况祿米倉每歲約該米五萬九
千石上下大約每歲支放五萬四千餘五千嘉靖四十四
年總督倉場侍郎張守直題奉欽依照漕糧一尖一平收
兩平放又加耗米三升爲七升除去三升脚米尚有四升
祿米隨收隨放與漕糧久貯有消耗不同以羨餘之積合
支銷之存計今五年矣約可再足一年支放皇上雖與盡
折一年舊米將盡新米又登又非缺然無米可兼支也事
無窒礙可行民切饑苦當恤緣係懇乞皇恩賜改折以蘇

節被災傷地方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承差齋捧
謹題

開吳淞江疏

題爲修復水利以濟迫切饑民事禹貢稱三江旣入震澤
底定三吳水利當濬之使人於海從古而然也婁江東江
係是入海小道惟吳淞江盡洩太湖之水由黃浦入海事
起近年以來水利臣曠職不修撫按亦不留心惟此督責
日至潮泥日有積累日月繼嗣通道填淤雖曰水勢就下
而無下可爲就矣時遭久潦震蕩太湖因之奔湧四溢勢
所必至爲害之大滄泥禾畝如嘉靖四十年今隆慶三年

夏也而小爲滄沒漂滄之患亦時有之是吳淞江 水
計所需民生攸賴修之舉之不可一日緩也臣於舊歲十
二月巡歷上海縣親行相視旋委上海縣知縣張嶺率領
沿江住居父老按行故道量得淤塞當濬地長該一萬四
千三百三十七丈三尺原江面濶三十丈今議開十五丈
計該用工銀七萬六千一百二兩二錢九分今以水荒缺
秋收兼之二麥未佈時方春正月之初米每石價銀已捌
錢伍分矣饑民動以千百告求賑濟臣已計將節年導河
夫銀臣本衙門贓罰銀兩各倉儲米穀并溧陽縣鄉官太
僕寺少卿史際義出賑濟穀貳萬石率此告濟饑民按工

給與銀米於今正月初二日按江故道興工挑濬委松江府同知黃成樂督率上海縣知縣張嶺嘉定縣知縣邵一本分理興工之中兼行賑濟千萬饑民稍安戢矣但工程浩大銀兩不敷饑饉頻仍變故叵測官儲民積計至二月間盡矣江南四面皆荒湖廣江西有收成府縣又執行閉糴無從取米伏望皇上軫念民饑當恤吳淞江水道國計所關勅下該部酌議量留蘇松常三府漕糧二十萬石准照前旨銀數改折凡應天等十一府州縣庫貯不拘各院道諸臣項下無礙贖罰銀兩聽臣調用浙江杭嘉湖三府與蘓松常三府共此太湖之水吳松江開則六府均蒙其利塞則六府同受其害其庫藏銀亦如應天等府一例取用彼處饑民亦聽上工就食吳淞借饑民之力而故道可通民借銀米之需而荒歉有濟一舉兩利地方不勝幸甚

開白茆河疏

題爲再濬常熟縣入海河道兼行賑濟饑民事臣於正月初三日開挑吳淞江已經題請外臣於二十七日巡歷常熟縣地方父老鄉官舉監生員人等紛紛告稱本縣白茆河道雖經隆慶三年開挑止是一線之路是以隆慶三年水患不能流洩三吳靠北一帶縣分均受其害常熟去吳淞江尚有四日之程饑民之能赴工於吳淞者十之一二

而已若是興工之中兼行賑濟一舉兩利當開白茆臣旋於二十八日親行相視丈驗濶者不過四丈水深不過四尺狹者不及二丈水深不及三尺果然淺狹考之三吳水利禹貢稱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今三吳入海之道南止吳淞江北止白茆河劉家河居其中三處而已劉家河原通達無滯若止開吳淞而不開挑白茆誠爲缺事難免水患臣又酌計臣先所題請吳淞江工銀尚有餘剩可克他用吳淞江河因饑民雲集計在二月二十日前後告成決矣青黃不接饑民尚苦無處趨食官發銀米賑濟勢之所必然也臣思與其空行濟饑而無益於後不若仍照吳淞江

事例興工之中兼行賑濟既有利於目前之饑民河道開通且有望今秋之成熟臣已責令署縣事常州府通判姜國華丈量約長該五千七丈七尺因舊河道廣狹淺深不一通融牽搭計該用人夫一百六十四萬九千五百三十六工計該用工銀四萬一千二百三十八兩四錢一照吳淞江例不取之民不捐之官止以倉庫之積給之尚可成此一河道也饑民告濟不散不止臣已行令縣丞夏佐典史鍾應亨各分工專督通判姜國華總行稽察於二月初九日興工矣伏望皇上軫念饑民當賑水利當興勅下該部覆議俯賜俞允地方不勝幸甚

處補練兵銀疏

題爲河工告成乞賜處補錢糧兼圖後效事臣於舊歲十二月巡歷上海縣勘得吳淞江淤爲平地約有八十餘里三吳水利此爲第一各縣民告饑甚急臣思昔人興工救荒旋於今正月初三日破土起工實自初八日以後人工方集二月二十日後漸收工二十九日告成臣親行相視量得開濠該一丈六尺面濶十五丈下濶七丈五尺前估計題請該工食銀七萬六千一百二兩止用過銀六萬八千三百九十七兩東西二堤未開并近堤一里內再議開濠三尺以受堤外渾泥并管工犒賞開堤造橋等項共再

用一千餘金可完事工成之速工費銀不盡用其估計之數人夫以饑趨事連月不雨有天幸也又勘得內出之水係清流外入之潮湧帶泥土若內水急流則足以衝蕩潮泥免於淤塞父老皆稱太湖水道節有壩壅計有嘉定縣夏家口吳江縣長橋長洲縣寶帶橋吳縣胥等處行委同知黃成樂吳宗吉踏勘凡可通流入吳淞江去處逐爲疏濬畢後方行開堤又臣於正月二十七日巡歷常熟縣勘得白茆一河果是淺狹亦於二月初九日興工估計該工銀四萬一千二百三十八兩該縣於三月初報完工陸分計至二十以後亦可漸次收工完工不過月盡矣其吳

淞江工候旨未下臣權宜借發松江府蘇州府練兵銀各一萬兩鎮江府銀二萬兩白茆河借發常州府練兵銀一萬兩蘇州府銀四千兩先因各方水災臣令編修圩岸塘浦支河堰埧賑濟原查導河贓罰銀兩聽冬該府縣克用是以解至吳淞江白茆者其數不多今松江府銀一萬兩補足餘四萬四千兩未補伏望皇上將臣二次題請俯賜俞允借發未補銀兩容接任撫臣如數調取補足白茆河未完工并夏家口長橋寶帶等處及四府圩岸塘浦支河等項巡撫御史吳從憲見在巡率約至三月盡可成功矣大事貴善始尤當善終若使先年時加修濬吳淞白茆豈至淤塞自臣到任之後查得水利官皆分管別事別差委問之水利茫然無知水利之事與已若不關涉上司不以爲曠官本官不以爲失職水利不興其所由來久矣伏望皇上勅下該部凡河道圩岸塘浦等處着令時加修理撫按以此殿最府縣部院以此殿最撫按庶乎旱澇有備年穀豐登民獲秋收之利而國計亦有攸賴矣

革募兵疏

題爲復兵制以省冗費安地方事自古聖賢論兵止是言教之坐作進退之方教之親上死長之義自此之外無他道也以故寓兵於農田獵講武我祖宗初設旗軍繼後復

設民壯卽古遺意爲之不知起自何時流弊至今專行名募夫本地兵今人呼爲主兵自他名募呼客兵亦旣明知其有主客之別矣而爲主人未有不顧其家者賓客忽然來忽然去視今所主之家固傳舍也其長其上其將領部率傳舍中主人也一朝一夕可以使之親之於平時可以使之死之於有事乎出力以養軍出力以養民壯加之餉兵今告病矣賦歛於民日增日重害在百姓之身未足言也二三十年以來閩廣浙直之變大抵生自募兵召之則爲兵散兵則爲賊再有召募又不過卽此前日之賊應之徃徃來來外援內間當事諸臣亦非盡暗其莫可測度之

心不之知也爲是小民偷逸成習一僉爲兵載塗怨謫驅之守戢事有難爲之者轉之名募苟應目前不講之祖宗之初不設爲今日之法則誠誤矣處中秉鈞軸者亦不以其所爲之爲誤此一誤也關係地方非小誤也臣奉命巡撫江南披閱冊籍募兵千千萬萬不可謂無禦侮人矣然不求之本家之主而資之他方之客二心之人入我堂室有兵之憂過於無兵臣已行各行省發厚給路費回籍一應關要原把守地方僉軍旗民壯頂補家自爲守人自爲戢責之彼地居民保甲保長夫平時無養兵之用則一時所費猶實行糧無多事也倉穀可給紙贖銀可支其先年

蘇松常鎮軍餉及應天等府協濟銀每年計該銀一十八萬九千四百二十八兩有奇并徽州府協濟近給本地方用克兵費計每年一萬一千六百一十八兩有奇民以為厲有損於民而無絲毫補益者合無候命下之日自隆慶三年起一併停免永不徵派剪絕禍亂之萌一紓餉兵之困此民之幸一方之利亦國家之利也然臣所言者係是江南事勢通之天下事當改行今亦如是臣籍瓊山縣親見兩廣兵事年四十八官廩福建浙江江西南直隸等處正當寇亂時節聞之識者勝之道路未有不稱募兵貽害地方亦未有不稱養兵之費有損無益者人心同然祖制當復伏望皇上勅下該部凡臣所言及其他地方事體類臣所言一併覆議速與施行若謂俟我兵練成然後漸去召募二十年前曾有此議迄今未見練成一兵未見去一應募一言截斷而事定矣事定而祖宗之制千載一日矣支吾之說臣不敢為皇上道亦不願該部復作此等議論也

乞終養疏

尚寶司司丞臣海瑞謹奏為懇乞天恩容令終養事臣原廣東海南衛籍番禺縣人甫四歲父瀚不幸早世時母謝氏年二十八誓自礪守勉針黹紡績資之育臣教臣至有

今日原父止生臣一人別無以次兄弟母念父嗣如綫愛
臣尤篤臣嘉靖二十八年舉人三十二年閏三月內授南
平縣儒學教諭三十七年五月內陞淳安縣知縣四十一
年十二月內調興國縣知縣三任十一年母皆隨祿就養
母之待臣雖年當強仕日夕相依不殊襁褓後因寒嗽成
衰自憂不堪北地寒苦是以四十三年十月內臣當朝覲
陞戶部主事臣母涕泣別臣回鄉調疾四十四年十月內
臣以建言值先帝震怒臣母風聞臣罪必誅痛臣念臣前
病轉劇後法司擬臣罪取決招請先帝留中不下旋於四
十五年十二月十五日遺詔復職此出臣母望外以爲必

死而今日復得生之想也先帝厚恩出臣望外伏讀益愆
成美端仗後賢之詔則今日亮承獻納捐軀圖報於陛下
以爲先帝報猶恐萬分之一未有濟也陛下新服厥政之
初正勵精求助之日遂欲求去可言之乎忍言之乎但臣
所值有甚不得已者臣母今年七十八矣臣年五十有四
正李密盡臣節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之謂長者可以補酬
短者不容於多得况臣家瓊山縣去京師九千四百九十
里旁無兄弟以調母疾下無男嗣以紓母懷止是一母一
子而母思子懸心天涯之北子思母懸心天涯之南憂思
衰病百端攻心老人風前燭也氣血幾何可堪此苦我祖

宗以孝治天下大明令凡官員父母年七十果無以次人
丁自願離職就養者聽伏望皇上憐臣母子孤苦之情察
臣今日不得不歸之故勅下該部照例放臣回籍奉侍老
母俟母養獲終臣照舊赴部供職則臣母子未死之年皆
陛下所賜也臣感恩益深圖報益切致身捐命所甘心矣
臣心懇切干冒天威無任惶恐戰慄之至

被論自陳不職疏

奏爲自陳不職懇乞天恩亟賜罪斥別選賢能以當重任
事臣於今三月初二日見邸報該吏科給事中戴鳳翔論
臣沽名亂政大乖憲體臣卽所計開逐給懇省無厭等語是

臣本心無一事是臣所行事跡言官誣妄臣請爲皇上陳
之蘇松常鎮四府路當衝要府縣官日以迎送過客爲事
小民冤抑雖有欲爲分理之心而日無暇時往往棄置不
理事涉鄉官舉監又憚勢豪寢閣不行臣聞之久矣臣到
任之後所准狀果是比前任撫臣爲多通民隱抑強橫也
江南民風刁僞每放告日狀動以三四千計臣所准行二
十分中之一而已循舊規月以初二十六二日放告非無
日期也惟人命強盜貪官不拘日抱牌訴然三五日約止
准一二狀盡批府縣情重解審非臣自問自十一月以後
則告人減前所准極少惟巡歷所至縣分准多如前謂越

訴不答有之誣告未嘗不加重刑駁允招卷歷可查考種
肥田不如告瘦狀蘓松常鎮有此民謠久矣府縣官招呈
徃徃兩可調停誣告擬罪輒曰姑念貧民愚民改輕擬詰
之各官則曰一向如此江南民刁奸勝非此不能解爭而
息臣披先年招卷果若所言謂非法也會援肥田瘦狀之
說刊告示以禁之臣援先日民謠以禁府縣鳳翔乃捏謂
民爲臣與謠臣列爲告示乃自彰其過使鳳翔今日得爲
借口耶五年田土祖宗之制謂實有斷賣文契也蘓松四
府鄉官賢者固多其人厲民致富者誠不爲少爲富不仁
爲仁不富有然之理也果有實賣文契耶臣於他府縣告

係白奪之狀間行一二惟華亭縣告鄉官狀所准頗多蓋
華亭鄉官田宅之多奴僕之衆小民冒怨而恨兩京十二
省無有也臣於十二月內巡歷松江告鄉官奪產者幾萬
人向府縣官問故群舉而告曰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向
諸生員問故則又群聲而曰民今而後得反之也鄉官之
賢者亦對臣言曰二十年以來府縣官偏聽鄉官舉監囑
事民產漸消鄉官漸富再後狀不受理民亦畏不告訴日
積月累致有今日事可恨嘆先年士風不如是也爲富不
仁人心同憤乃鳳翔係嘉興府人嘉湖與蘓松接壤婚姻
交際如一府一縣之人然鄉官富橫則既知之素矣鳳翔

果有爲民爲國之心不私親故舉而聞之皇上無不可也
今本內隱下鄉官不說止說壯民隱下實賣契書不說止
說五年巧爲言說爲鄉官立一赤幟不爲小民伸理多年
莫訴冤抑可以爲言官哉鄉官自行清退田宅松江府申
報數冊到臣見在天理人心不容泯滅鳳翔獨無是心耶
鳳翔不考其初據今日論謂民爲虎鄉官爲肉不知鄉官
二十餘年爲虎小民二十餘年爲肉今日鄉官之肉乃小
民原有之內先奪之今還之原非鄉官之內况先奪其十
百今償其一所償無幾情見乎詞臣竊恐鳳翔居鄉亦是
此等鄉官也祖宗設有軍士民壯今日別行召募成法之

壞久矣臣於到任之後與各該管兵官計議計其不可驟
散亦計其係是汎畢時分除去土兵福浙兵數不多聚論
則多而散守十餘處地方分數則少散之不難水行者送
至定海關陸行者送至杭州方給路費娶妻置產者原議
不散謂其與土著無異也選練軍舍以克把守又革去供
過客吹手護送并拘解犯人脆弱不堪敵寇民壯以存兵
補之原議如此案卷具在賴各官計議停妥是以散兵雖
多了無言說聞報之日排入都院賴湯兵備權宜救解不
知鳳翔何聞何據也原練兵銀十一府州歲共二十萬兩
奉旨留五萬兩每十兩內計免其三徵其一十一府州俱

如此派奉旨如是非各府置不理也十一府州一體而行
何謂偏累止照旨共派五萬兩何謂兵糧仍派加有如派
徵之民輸之官臣必行文府縣必有案卷臣能隱之耶鳳
翔捏無作有不知何故連結倭寇攻陷城池誓血爲盟劫
庫斬關行旅不通煙火斷絕事干地方非小小也臣欲自
爲遮蓋巡按御史張問明巡鹽御史吳從憲巡江御史李
紹先時常巡歷蘓松四府與有責焉縱重任在臣若彼不
言爲罪不小肯爲臣遮蓋耶鳳翔欲陷臣而捏爲危言以
欺皇上鳳翔之罪大矣蘓松四府水荒爲甚是以臣議開
吳淞江白茆楊家濱等河各州縣徧修圩岸塘浦支河興

賑濟江北之荒比蘓松尤甚劫掠之多其經奏聞屢矣
亦募兵所致耶建德縣原無驛遞非正路也二十年來
者憚江西驛傳道九江兵備道二衙門掛號裁革其路
如通臣聞之久矣臣初到任卽行池州府查議并移文江
西九江道申復相同彼不愛彼江西之民而反欲臣行之
耶府縣官稟說今年水災富家欲照徃例取利佃戶稱無
收拖賴臣令之酌量災數二家均認哥矣富人哀此災獨
又當再酌口說如此未有禁示先年糧長徃徃於收糧時
先除還自己平日私債後筭官數富家亦乘出米之時同
逼償債公私並舉錢糧難完臣告示禁革謂待完糧後方

私下取償非禁不許還償也臣官南通政日妾死於七月十三夜係自縊妻病死於二十四夜妾死於十一日之先妻死於十一日之後無妻先妾後妾毀妻一日致死之事錦繡叅謁臣昔爲部屬見堂官皆然未聞人謂堂官爲僭居尊之分也臣未嘗差人越境擊人討船之辱臣所未論皂隸說事少者五十金多者百金出金何人禍且立至何人被害狎慢士夫何官爵何名姓其他事端臣不敢一一煩瑣以瀆天聽鳳翔論臣捏有指實謂臣自德州而下用夫一百名則驛遞有循環簿謂臣柴燭取足本鄉有司則番禺二縣有用度數欺天玩聖臣查所准狀并問之府縣

絕無此語招案皆在陞任同知李世藩被皂隸索二十金李世藩見任南戶部員外王司業被皂隸索三十金放免王錫爵見轉北司業擡轎直入二司中道致害入皂擊責三十臣當時所遇二司今熊汝達張尚夫周舜岳羅元禎見官廣西雲南廣東人口可問者臣不能箝其口使不言文卷在官者臣不能滅其跡使無徵驗臣所以謂無一字是臣本心無一事是臣所行事跡臣誠查省之久非敢上欺聖明強爲辯說也皇上勅下該部逐一查勘可以知鳳翔之妄矣然鳳翔論臣每言其小愚臣負國其罪實大夫總理提督皇上畀臣重權行無不可而足以有爲矣賢能

當之二三月而治化改觀無難事也蘓松常鎮賦役不均
是第一事臣任九箇月矣而賦役未見均平次是軍務而
軍兵未聞強壯禁誣告而刁訟未息禁浮靡而侈僭如初
謂扶弱被侵奪而貧者自貧謂抑強肆侵奪而富者自富
有臣如此負國之罪可勝言哉可勝言哉鳳翔論臣誣捏
其小遺忘其大是非不明則政事惑亂近日科道諸臣奉
公建言者固有其人其不公者徃徃逞已邪思黷汗善類
不爲鷹鷂以報國過爲蠅口以行私營營止焚人增懼憚
閣部臣明知其非亦兩可議覆而曰畏其口之繼也宦隆
難犯不得不然臣竊謂畏其口之公則可畏其口之不公
則不可是非淆亂則國家之理亂因之三四年來公私並
行議論騰沸賢否莫辨人無定趨有識者曰詩人之訛訛
滄滄也臣願質虛實以明國是兩可敗正死不願聞伏望
皇上亟奪臣官別選英賢以代其任而又大倚乾斷別白
是非微臣負國鳳翔欺君兩不寬貸詩云君子如怒亂庶
遄沮宗社幸甚臣不勝幸甚

告養病疏

奏爲衰病不能供職懇恩
兩賜歸田以延殘喘事科臣戴
鳳翔論臣沽名亂政大乖
憲體臣近見邸報皇上不加罪
責着臣以原官總督糧儲
皇恩廣大無可報矣臣復何言

臣嘗謂今諸臣全犯一因循苟且之病皇上雖有銳然望治之心群臣絕無毅然當事之念互爲掣肘互爲排獎而又動自諉曰時勢則然哲人通變人無奮志治功不興國俗民風日就頹敝臣二經論劾衆口嗷嗷臣尚執已爲是臣實見得是也孔子謂施於有政是亦爲政總督巡撫惟行之大小不同而施於有政事功則一臣尚欲以身爲障回旣倒之狂瀾以身爲標開復古之門路蘊軾有言曰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臣日夕念之職任所到執臣而行補報吾皇或可萬分一二也但任事在君臣孚契猶在年力精強口氣體原弱從來疾病相仍古人

稱五十始衰臣今年五十七去六十僅三年耳天道一屬人身亦一變新春增年又覺衰憊目今痰氣交作血氣益虛每一動發昏迷半日勉強視事不知臣者謂臣未衰臣之自視外強中憊衰弱爲甚况臣母今年八十一一向隨任視事之餘得以左右侍養而老人樂所自生日念鄉井臣報君事母交戰胸中論臣衰年義當奉母伏望皇上察臣苦情臣前自陳俯伏俟罪萬一皇上寬恩不加罪譴賜臣回籍永終田里臣廣東瓊山縣人瓊山萬里京師微臣忠悃懇日可達臣再有一言焉臣叨任巡撫凡所施爲竭盡心力一皆採訪民言考求成法民利與與民害與除不

涉忠介公集 卷之一
可易也伏願皇上仍勅新任撫臣勿以臣受謗而輕改臣
事忠信之事蠻貊可行勿謂鄉官過客口大難犯不可不
厚小民口小口碑不得上聞而不恤小民仍勅閣部大小
臣工不得如前虛應故事不得如前挨日待遷必求仰副
皇上求治之心毋負平生學古之志不求合俗事必認真
九分之真一分放過不謂之真况半真半假者乎閣部臣
之志定而言官之是非公矣閣部臣如不以臣言為然自
以徇人為是是庸臣也是不以堯舜之道事皇上者也宰
相奉行臺諫風旨多議論少成功遂階宋室不競之禍我
皇上何賴焉胡銓之諫孝宗曰詩云勿聽婦人之言今舉

朝之士皆婦人也皇上勿聽之可也宗社幸甚愚臣幸甚

海忠介公集卷之二

邱鎮魁典籍

賈棠青南

吳位和

吳必祿

何士瓚

焦映漢雲濤選定

吳纘姬

符詩

馮廷瑛重編

王贊獻甫

伍衡文

鄭應瑞

詹登翰

策

治黎策

天下之事圖之固貴於有其法而尤在於得其人何謂法
 經畫而條理之卓有成績可考者法之謂也何謂人所以
 經畫而條理之卓以成績自許者人之謂也得其人而不
 得其法則事必不能行得其法而不得其人則法必不能

濟人法兼資而天下之治成則夫今之瓊黎其處置之法固所當講而以身任事之人又非瓊人之所深望者乎夫執事之間革心宣化之圖山川夸險之勢叛服得失之由愚生固曰得其人之爲貴何也誠見夫蠢茲有衆可以一鼓而擒而直爲是虞虞者亦曰地險不可以馳驅兵強不可以禦敵不知自古及今之寇未嘗不據險以爲強自古我術周天下無險地瓊崖衛所之兵自丘文莊奏不許征調以來今日已如驕子其不足以應敵也明矣故前即温之敗皆未戰先敗千里臨敵先期於敗爲之也先哨去而

後哨改彼欲進而此欲退爲之也今日之禍雖有以激之使然然猖獗二年崖民死徙將盡未有能勦絕而安輯之者尚得謂之有人乎今王命赫然舉兵誅之夫以萬全之力視此直狐兔耳其束身繫頸計日可待也然愚生之所憂者元至元屯田立學復起文河之憂毛伏羗提師壓境不開十字之道欲爲目前苟安之圖不思萬世無窮之利根株之不拔則未必後日之不如今也夫瓊黎中處環海州縣譬之人則心腹之疾也失今不治後將浸淫四潰而爲四肢之患皇甫規所謂虺蛇入室不可一日安焉者也故愚生以爲今日之計不過堅持開十字道之心固執立

州縣之計而已自此之外雖議之之盡其方處之之盡其術皆下策也何者昔之議者謂盡殺黎類爲忍而究其所以爲說不過曰禁商人之貿易則黎無以爲矢及之資夫利之所在人共趨之雖死有所不顧而况於鐵首其戎者乎是好商雖不可不禁而有不容於盡禁者矣不過曰禁軍民之逃亾則黎無以深劫奪之毒夫徭役不擾俯仰是資固有樂之者况於州縣復爲之毆乎是逃亾雖不可不禁而有不容於終禁者矣不過曰治土酋之刻削則黎無以爲變亂之激夫讀書知禮義者浚剝良民雖廉耻有所不顧而况於土酋之無知者乎是貪酋雖不可不懲而有不容盡懲者矣始終悞宋者在一和字姑爲一時撫綏之計不可以棄黎也革心宣化效且遲於百年官吏之遷陟不常人性之貪暴不一以一人之身而想以一德化之不可以策黎也所宜乘今日大軍之勢首懲旣平之後開通十字大路州縣所之可移者移之屯田之可徙者徙之遷良民之無田者佃其中其不宜剿滅者徙之於外夫然後爲百年之計而瓊民享無窮之福矣不然今日赫然之舉復如前日收兵之速剿除罪盡於小民無所益也又安知後日之不如今而復爲民害乎又不然而徒曰革心宣化云者吾未見州縣之不立十道之未道而可以革心宣化

海忠介公集 卷之二 三

也嗚呼此所以得其人之爲難而非得其法之爲難也
生之所憂者如此而已矣而其所以策於執事者亦不遇
如此而已若夫山川岑險之勢叛服得失之由瓊志屢屢
如照愚生欲語而未暇焉狂瞽之見惟曉事進而教之

訓諭

訓諸子

二三子之從遊於吾者何爲哉天之生此人也而百貴萃
焉古之人所謂通天地人曰儒大學之八條目知所先後
其事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了此無惑故從其先得者
而問焉其不免日程課於文藝者蓋有司須此以貴士發
揮而涵泳之於此與有力也其售不售不與焉今之從事
於學有以聖賢自許者乎而夾狀元進士於科第者人體
壯之此學奚自而來哉瑞於諸子有一日之雅於經授或
未盡焉而飭躬勵行人之模範敢侈然自謂足以當之而
無歉者然學求以復其真而已操心治心此不師而師之
嚴切者諸子謂無以過我而師焉或可稽之經傳質之于
史以之清夜瑩靈之氣爾後曰吾惟師之徙要亦蔽焉而
已聖賢以識真誨人其能無在方世履歷於諷咏而不能
以自己昂昂然張膽明目直欲躡躡終行之此日新之地
也行之而牽於俗不免有怙心焉則志立而氣不克也仲

由不耻緼袍之立孟軻范大人伯奢之政於非聖人而不
顧時舉而服之心胸之固雖來不置或者克養之有幾乎
不然徒綴酸文識陳腐論使日富貴故鄉之詩視百費於
我何如縱其一舉而進立於鄉相之列吾爲二三子嘆之
矣夫求富貴利達而妻妾之羞遊從焉真心也施施而歸
其妻妾失其初焉者也孔子得子路而有惡聲不入於耳
之幸事師無犯無隱究其所以至於若此乎君子之無取
色忿而詞忤焉聖人不計也二三子何以復我

衆評

知縣衆評

知縣知一縣之事一夫不獲誰辜一民失所予咎所以入
單父之野而見棄魚之俗則知子賤之政矣履中牟之境
而見雉馴之休則知魯恭之政矣爲政不同而要不外乎
敬天勤民之念且災異上則減膳撤樂謹告上則蠲租求
言凡厲斯民之責者體上天之意而噢咻之災獨必哀饑
寒必恤不訛一法不私一錢肺石下無梧邱鬼覆盆中鮮
鵠亭寃爲民間必得之門明必死之路而鴈聲不哀鼠牙
無訟則政簡而刑清矣此豈家有治縣之譜哉良由萬物
一體之懷而誠求之也乃今則異是矣一旦縮半通得一
邑遂沾沾然色喜埋沒真心不惜廉耻多方培尅以克囊

囊腹生民之膏填溪壑之欲甚至有鍾乳三千胡椒八百
之謂而不顧者嗚呼縣則右矣官能清乎槐根瘠矣馬骨
高乎貪酷若此殊不知上而朝廷吾父母中而撫按藩臬
僚屬過客鄉士夫吾長兄弟下而吏書里老百姓人等吾
子姓遇之各有正道若謂止可潔已不可察人察人生謗
謂所行不可認真認真生怨取禍不顧朝廷之肯否以鄉
愿之道待其身以鄉愿之道待吾子吾長兄弟浮沉取名
竊取官爵非知縣也本縣初意直欲以聖賢之所已言者
據守行之自謂效可選至迄今四載中夜返思日日催徵
小民賣妻鬻子未有完事之日時時聽訟小民爭鬪趨利
未有息訟之期感孚之道薄而民不化燭奸之智淺而弊
猶存徒有其心未行其事徒有其事未見其功誦法孔孟
幼學之壯行之期月而可三年有成有深愧焉俗吏非所
以語我若曰稱知縣職則全未也

縣丞叅評

官以縣丞名蓋謂一縣事宜與知縣和衷協濟承流而宣
化之也誠靖共爾位無忝厥職好官自我爲之安知不與
鳴琴而治者大展雷封之畧哉是縣丞之事亦知縣之事
知縣之責亦縣丞之責也如未入官門先營家計爵祿賄
賂奪魄動心國病民冤如聾如啞縣丞之謂耶瑞自下車

日竊心鄙之詎我察列備官而未之講耶每見時可共言
爲之卷舌事可獨任爲之却步有如韓退之所謂涉筆占
位著惟謹惟長官之聽漫不可否事治縣之績無一足紀
是上八子惠元元之意不能承而宜之也非縣丞也

主簿叅評

主簿者掌一縣簿書之事也雖位有崇卑職有詳要夫人
莫不有真性率真而行之卽古所謂僅得一官亦可小試
苟不盡分稱職金玉其外而敗絮其內也卽陟巍科登顯
仕徒玷官常耳餘無容矚縷如錢穀一書宜出入明允無
悖孔子會計當之說苟勾稽錯亂追呼朦朧有錢則寬徵
無錢則急比且計糧數之多寡而繭絲之有大封小封以
爲常規之入焉是憑家兄爲驅使了不能以自主徒老死
於簿書間也又何異於王恂輩唯唯諾諾僅供公之喜怒
也哉非主簿也

典史叅評

典史掌巡捕民間盜賊爭鬪微事盡屬之所當小心翼翼
晝夜惟勤棲僅一枝飲惟滯腹而已若位卑而言高祿微
而謀大黑白出於唇吻曲直任其心胸指良爲盜爲已毆
利欺肺石之無言棘林之哭置不恤焉何以爲民長上哉
况屈一夫寃一婦天之霜旱隨之爲民上者可不綠此爲

兢兢歟且又偏聽衙蠹相助腹削盜賊分其賊爭鬪罰之
紙不絕乎祥符之五鬼乎非典史也

教官叅評

教官掌一邑之教一邑之臃腫薄質俱賴其陶成况門下
皆俊傑之秀乎所事事比俗吏簿書詞訟不同雖不能如
尼父設教洙泗人三千王通演教河汾士八百卽淳邑簪
纓濟濟不為少矣掌學教者謂可安閒以自曠乎應將經
磨使之義理明而心性醇異日登之仕路文章由道德發
出事功從學問做來有神於國家有濟於生民亦以見學

優則仕之明驗也瑞仕淳邑一載有奇矣見諸生唱飲呼
盧逐羶蠅營則有之所謂經義治事齋忠臣孝子錄懽然
罔聞也是誰之過與若寄空名於諸士子之上典籍無傳
模範不端虛糜歲月為身謀為家計初入學則索其贄見
之儀既入學則需其送節之禮於諸士子無毫末補焉亦
何以克稱廣文之職也哉非教官也

陰陽官叅評

陰陽官測日晷星候別昏曉雨暘早晚氣節以占一邑之
機祥而決趨避焉故有平子之推算而後渾天之說行有
蘊子容激水轉輪之智而後知星辰之躔次故陽德主遂

陰德主閉調而熒之無愆陰無伏陽人無災厲物無夭札
此陰陽所為福國也若今則不然矣古有男巫掌望祀望
行投號巫女掌歲時祓除蠶浴春官司厥政焉近因周禮
久廢今陰陽官納銀克之希圖罔利每於朔望月蝕大旱
舞雩時而需索夫巫氏焉間以陰陽之理憐如也不幾與
古陰陽之設大逕庭哉以是而稱陰陽是假陰陽不測之
術而行籠絡巫氏之計也非陰陽也

醫官參評

醫者葉軒岐之業心天地之心察病症脉理識藥性以利
一邑之病故起太子於暴蹙之頃識監子於膏肓之際以
之醫曰可醫人可醫龍鱗醫虎口有何不可乃今之所謂
醫者不識標本不諳經絡取人之病而妄治之幸遇病魔
稍退舍則揚然自誇曰真不龜手也迨久之病竊發請復
之或弦洪或沉濇情然無下手而鴈鼠之技窮矣更爲之
詭其計曰備諸籠中得之無不效但皆值龍宮物因而索
價之高也而病如故也大夫爲醫者之心夫醫可無恒哉
以是醫人是以既死之心醫未死之人也然則夫人之天
札反不如南陽茸谷中之老歟非醫官也

老人參評

古者虎溪三老香山九老此老而無與於民也聖製老人

之設一鄉之事皆老人之事也於民最親於耳目最近誰善誰惡洞悉之矣尤擇一醇謹端亮者爲之以年則老識則老而諳練時務則又老因講一亭書之曰申明亭朔望登之以從事焉是不計仇非不避親毋任口雌黃不憑臆曲直善則旌之惡則簡之此亦轉移風俗之大機括而鄉落無夜舞之歟鱗矣乃今老人以錢神爲使鬼希圖差勘瞞官作弊以肥私囊間有投訴此行酒食曰吾飽吾腹矣彼私賄賂曰吾豐吾袖矣至兩詞俱備狐疑莫決徬徨四顧不能出一語以相正焉嗣是公道不昭真邪莫辨嗟夫人也以位則居老之名而實則反老等口蹄亂下也非老人也

里長叅評

古有五家爲軌十軌爲里里中有長此里長與比長鄧長五等之長金建登之版籍以供賦稅之入也我朝規制立一都圖卽有十老里戶而甲戶幫之里之甲有甘苦與共之情焉有臂指相使之勢焉誰貧誰富誰困苦誰逃流誰人錢糧多寡誰人丁口消長彼盡知之諸凡差役一總其數於里長而爲之徵輸焉若果不好錢不刻剝無私向有天理心里旣無索賚洗垢之苛甲自無醫瘡剝肉之慘甲內之老稚皆得本老之里而長養之矣好縣官孰能如之

者乎則里長之設當如周之里宰黨正體國奉公者爲之可也倘憑勢作威當大役而有壯丁之重派應卯酉而有連累之誅求或混扶甲首以顯售其奸詭之謀或妄開甲幹以陰行其賄賂之術有錢者徧爲回護善柔者不行扶持事兼利已則同甲首作弊以欺府縣事止利已則假府縣名色而剝甲首百計取錢無心撫恤致使村野蕭條甲首流離剝其子以厚其身竭澤而漁明年尚有魚乎非里長也

生員叅評

我國家群士黌宮導之而儒優之廩祿復其身及其宗族待之不爲不厚矣至求士之可以潤澤生民還報天子者則鮮其人焉何上之人意在得賢而士之所希在榮利也夫天地所以生一物卽所以生萬物之理故一人之身而萬物之理備焉萬物之理備於一人故萬物之責亦萃於一人君子之仕也彼萬物之責身有之故身求以盡之如饑之必食渴之必飲有負而必求其酬有約而必求其踐不得已而然也今人不以行義視君子之仕以榮身及親當之意向一差是以百端施用無一而可昔人謂士非不脩之家也至應舉八官耽利祿慕榮途患得患失靡所不至不能不壞焉夫如柳子河間傳則士脩之始壞之終聞

亦有之然大槩不美之士不必獻身天子之庭然後人可得而知之講之不明守之不固窮居之所以自脩自養有彰彰然著者試舉一二今上人之鼓舞諸士子者盡聲勢也細推論之多不協義士子遂群然而曰是能作興我輩人也是待士之厚人也然則入官之後其聲勢更有大焉將無慕之乎上而朝廷待士之恩下而有司義起之典如補增廩如優免如途費非士子所宜與也今越分而求且紛紛焉比之墦間之乞相去何如然則入官之後其爲利更有大焉將無乞之乎謂義則與衆與之助之成事可也而今凡事有與於秀才者不論是非可否輒群起而曰護

我類焉習戰國背公死黨之風更不知孔門不比不同之義小人學道則易使秀才學道今人顧以惟難管目之然則入官之後其徇私其植黨更有利焉將無胥朋比以壞國事乎施於有政是亦爲政今士子之施於家者叙倫理洽恩義若之何也議者比秀才爲閨女孟子人有不爲後可有爲意也今之秀才不爲處女而爲淫婦亦多矣以若所爲求若所欲負天地生人之義孤朝廷作養之恩非生員也

吏書叅評

昔人謂一介之士苟存心於利物於人必有所濟吏書主

書寫文移掌簿籍預縣事古稱庶人之在官者果有美意則及人之惠此之一介之士遠矣何今之爲吏者每以得利爲誇惟以得利爲誇故百端作弊無所不至時以狗吏呼之賤之也一爲吏而天之所以生人仁義禮智之道同於聖賢者喪之盡矣非吏書也

申文

申海南道陳雙山文

福建延平府南平縣儒學爲區處兵後地方以絕後患圖久安事緣本職會試未第曾具奏蒙兵部奉聖旨行撫按守巡道從公計議後授今職母老在堂便道歸省且冀得

一至臺奏所未盡并不可先言者一一誦之事或可成也時臺下徃雷州府候清軍察院旋瓊與本職起日相值不得已更日求見奈門者拒之咫尺間候二日不得一接思憑過期始渡海北上中途每思及此深用憮然今已至任未得言者請爲臺下言之夫瓊州府州縣外旋黎岐中處正皇前規所謂虺蛇入室焉者臺下試思天下有此等心腹疾而能一日安者耶無黎則三州十縣可寧謐去二三萬黎人安五六十萬百姓加五七年功成千萬年逸臺下試思天下有此等用力少獲利多事而可舍不爲者耶黎潰則三州十縣舉受禍然以三州十縣制黎則又千谿萬

徑皆可施功五裂四分柄執在我臺下試思天下有此等反掌易事而可曰不可能者耶然自國初至今日竟無一人擔當此者何其故有四全無志者不必論大約今人官居類傳舍至任未久遷擢競心影響間見黎岐難處遂終以難視慕榮途之速心蔽遲難之一見先人爲主一也詢訪未的妄信人言謂黎岐地方濶山嶺峻林木茂密通之爲難妄信人言謂黎人強衆出沒千百爲輩敵之爲難英雄豪傑當爲而不爲二也平素攻舉子業未嘗留心經畧民事區處猶難况兵戈危險不知其易妄意其難思及存亡呼吸心膽喪矣不復爲謀三也其有思得其方志立功

業者又慮黎平我去後萬一事出不虞邀功起釁入將置我何地目前成功後當顯禍四也自國初以至今日言者屢矣迄無能取信上人者何其故有三雷同平黎之說惛然不識地利險阻致上人以白面書生笑之一也津津然說平黎易究竟所以見其一不見其二說東遺了西說南差了北上人因其二盡疑其一二也誌書歷載諸人議論然其人亦有可爲地言之不行毋乃議事易處事難致上人以紙上空談視之三也二者皆非矣臺下誠能以必爲爲志於本職奏疏上兵部圖說治黎策一道少致意焉且於不可信之三求其必執此說之故於不擔當之四深求

衆不擔當之由彼此參互不用其三借三以壯吾膽鄙笑
其四借四以深吾謀將見反掌事爛然臺下目中矣夫一
時之爵孰與千萬世功名一世之榮孰與千萬年廟食臺
下欲不爲之得耶本職言盡矣然尚疑臺下有憚心焉寧
非謂提督府不與我以他方兵糧乎夫本職云調廣西土
兵廣東漢達官軍量撥一次大征銀糧之半此據人皆可
行言耳若臺下兵備之權則不然蓋瓊民游蕩并無衣食
棄爲盜賊者甚多練集五六月可成精兵借州縣民壯工
食權宜區處給其始資黎地米山貨木價給其終兵行糧
隨殊無難事又寧無謂兵事一舉存亡呼吸誰則料之乎

夫本職云用兵良亦以勢不在我或生奸人玩侮之念大
約此舉先易後難隨機鼓舞止用一撫字自可了事本職
思之日久歷之日深問之日多事決可成成無後患臺下
請壯膽行之本職初官遽不得上人意這等世界究竟做
成甚事業母老在堂歸期指日中有言未盡者俟到臺日
悉焉

稟帖

稟鄔都揭帖

嚴州府淳安縣知縣海瑞謹稟伏讀臺下劄付云凡有益
於鹽政者我三司并府運州縣等官具帖詳報又云素性

簡朴不喜承迎凡飲食供帳俱宜儉朴爲尚毋得過爲華侈靡費里甲又云方今民窮財盡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務宜體亮諄諄然不一而止仰知臺下爲民爲國言出由中非虛設也第今時風俗喜諛惡直今時居官人利害得喪動其心因一人疑千百人樂於爲諛不樂於爲直臺下奉命南下浙之前路探聽者皆云各處皆有酒席每席費銀三四百兩金花金段一道湯一進下程則山禽野獸人不能致者備焉供帳極華麗雖溺器亦銀爲之與臺下頒行條約大悖戾夫都院出理鹽政我祖宗以來未之有亦希闕事也事出希闕則疾苦者望車駕而赴訴貪酷者

望車駕而改心百姓得希闕之遇焉可也乃今府縣恐以不周致罪極意買辦里甲憚於出財怨口嗷嗷百姓不沾希闕之恩反苦希闕之費是毋乃官屬承奉臺下樂爲諛不樂爲直誤認臺下之心歟卑職先任福建南平縣教諭時阮軍門道經南平供奉過盛而峯駭之鄉官進禮敬軍門之說而峯答云此極是害我爾鹽法通滯卑職知其端未知其悉不敢妄爲之說獨此一事耳聞目見嘗私謂縱使臺下日後一不收受然物旣買辦必有花消里甲咨怨誰則當之官屬以今時俗例度臺下竊恐臺下又者官屬利貢諛不和執守禮法事不反知而悔無及也害有甚於

海忠介公集 卷之二
鹽法之滯者是以敢竭區區爲臺下誦之爲此具稟

告示

勸賑貸告示

賑貸之事古行之矣吳有申叔儀之請魯有臧孫氏之告無非急病意也故周民之急者如救焚溺焉揖讓救焚徐行救溺無及矣今本縣細訪得各都圖富積穀粟之家每每幸荒歲勒索貧民質物典當倍約利息其負甚慮無可償者雖倍約亦曰吝不與夫當凶歲小民菜色羸形妻啼子號甚者顛仆路衢輾轉溝壑少有人心者見之有不能爲情者爾輩獨無惻隱之心至是耶貧民富民均一天地

所生之民也一偶而富一不偶而貧假使以爾等處貧者之地貧者處爾等地步亦如爾等坐視待汝畧不加恤爾等無從取食亦將怨之否耶恨之否耶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爾輩偶以利心蔽真心故令里老人等將本縣言意勸諭爾等量將所積穀粟借貸貧民不許取利積厚德以遺爾子孫其有念人之急不取其利亦不取其本而直與之者本縣以尚義名目書扁鼓樂獎之列名縣誌如仍前畧無惻隱倍稱取利許貧民措告以憑重治夫積財而不能散者昔人以守財奴鄙之爾等將爲尚義之美抑將爲守財奴之陋財積無用德積慶及子孫爾等念之

禁革積弊告示

吏部侍郎海 爲禁革積弊事據通政司送到西營街人陸武告狀審之初執票六張後西營崇禮長安三街人等又送出票兵馬司自行八十九張爲各衙門行者二百二十張曰此偶未繳送兵馬司者是其先日繳還者尚不知其幾何幾何也以五城之人當千百官大小事用度之害侵用里甲朝廷歷歷明禁令兵馬司官也小做了一箇狼之貪虎之猛以小民膏血奉迎合干上官又做了一箇過送賊私的積年此與侵用里甲何異何異合行禁革兵部夫役事宜有刻本各衙門自有官定皂隸等役又加之此

非也然猶一說可通姑聽之今後如有部議之外仍前要擾者雖小費一分一文不及先日萬分之一亦不姑恕三考役滿辦事想祖宗初亦進士觀政舉監生歷事之類流今日而上銀於官曰罰班曰納辦一部之官上而下正用私用妄用在焉出何典故出何年律令自今以後俱停止不許收已收者自五月初一日及今給還在四月內不給蓋已費用給各人役領不可追也其本衙家火諸件除上手流傳下之外出此銀辦者退出必用不可無者一一以本俸薪銀給還一如原辦價分文不短是雖價直之多罷官之日賣可送人可留後人用作已小惠可又不然一船

之便載借用前途不足換米換柴賣克路費可爲官人不
貧况至侍郎本不至是有激而憤戲談之其伺候諸人原
領此銀克工食聽其自散必用而不可無者一如家火物
件以已銀給冢宰統百官豈有吏部不能令行一兵馬司
聽之借口科道各街人如若仍前被害可自放膽來告做
百姓不可做刁頑不聽法度的百姓亦不可做軟弱聽人
打聽人殺而不言的百姓不言自苦苦何日止或欄街或
叫門不禁狀上必明說通政司畏忌若干次告不准送字
樣上下有體豈有堂官不能出令一司屬官乎北吏部此
等銀年有三千餘兩之多輦轂之下不禁我不知也執事

官吏今後爲有司所迫不出此錄而禍隨之許登堂叫訕
又本職上任先後日各衙門諸公往往贈有禮物曰交際
先日規也夫今日做了朝廷官便與家居之私不同嘗謂
孟子之寬大不如萬章之嚴小獵較猶可况受其賜孟子
亦誤說也彼酬此答殊是虛繁卻之不爲已甚合行告止
前二件後附一件共三件皆朝廷法度中事今非違道以
干百姓之譽非借此訐人之短赤子如在水火深熱中如
將入井部事本尚書主侍郎輔候丘尚書日久不至居一
日官盡一日職故不自嫌疑突此嚴示

示府縣嚴治才訟

告示

撫院海示照得江南刁訟太甚本院已約府縣官無憚煩
瑣不爲姑息正欲變刁訟之風爲淳睦之俗也近見各府
縣申到招詞徃徃兩可調停含糊姑息本院不能備言大
抵狀詞准行則便得利俗有種肥田不如告瘦狀之說誠
哉言也乃知刁訟盛行皆府縣官號而召之至論民情土
俗則又以健訟爲說何故爲此仰各府縣官曉諭各百姓
今後告狀須從實致詞不得一語架空自取重罪其各官
今後斷訟除非已自訟事迫不得已陷不知者與之量情
議罪并吏書作善告及官府乃官府不能鈐束之過鄉官
安靜族人家人作害其實皆是倚靠鄉官名色不可執以
誣告論之外此絕無相干生端波及一一執律擬罪如仍
前兩可姑息如狀求追銀則曰念彼貧難姑量追人命不
曾下手亦招量給埋葬之類者定以故出入人叅論不恕
示府縣狀不受理

撫院海示照得刁訟惟江南爲甚畧無上事百端架誣蓋
不啻十狀而九也本院已諭令各府縣官始無憚煩終無
姑息痛之使畏庶乎事可衰止迄今反坐招詳尚有姑念
貧民愚民之說各官徒知一念之差情可矜恤不知矜此
一人壞千萬人不能治一人之誣必召千萬人之訟其間
身有穢跡畏彼刁許飾之曰姑念貧民愚民亦有之才訟

日盛非府縣官召之而使之來也耶又告狀人往往稱府
縣官告不受理軍民赤子府州縣官父母也凡爭鬪戶婚
雖是小節當爲剖分衣食等項當爲處理若先億其誣捏
十狀九誣弃九人之誣而一人之實亦與其中矣况十人
中或不止一人之實十人中一人爲寃千萬人積之寃以
百以十計矣不能執我嚴法使誣者懼之不來乃併實者
弃之使含寃之人不得伸雪可以爲民父母哉情者不肯
受理懦者不能執法其事均不可通爲此再行曉諭今後
凡民間小訟州縣官俱要一一與之問理若果無情盡辭
雖小必治甚則監之枷之日端苦之如有仍前寃縱復爲

姑念之說與不受理者一併治罪若曰多之不可勝理也
夫人有痛之而不知畏者乎始不免於多終當享其逸若
置之不理年年月月止是如此多而已矣民怨且嗾防民
之口甚於防川府縣能一日逸於民上耶始無憚頽終無
姑息本院的見得民情官法恰是如此各官信之行之毋
自貽悔

禁印書籍

撫院海示訪得各撫院按院臨將復命往往牌行府縣印
刷書籍爲入京封怕用費以數十兩計至數百兩亦有之
合各府縣筭不啻數百兩矣有假稱動支本院贓罰有不

動賊罰借稱無碍官銀者此等皆是府縣剥民克之縱是
賊罰原無可作此用之理朝廷原無許作此用之法憲司
官犯法法當叅寃念是俗套相沿辦送在外使之辦而送
之者致之在內私人私事其來已久爲此票仰某府官吏
卽行各州縣官但有各院道劄印書籍并版送鄉官長夫
禮物等項卽抄本院前後禁約將原取牌面申繳其有一
意阿奉不恤民艱不顧國法者定行寃治此等事在內謂
之禮在外執律論之便是賊府州縣官識之

保甲告示

察院近行保甲之灋止論居住人戶年至十五以上盡行

開報爲保爲甲不論原管都圖冊籍蓋原該管都圖人戶
今有遷徙又有他方來此爲工爲商雇工流寓之人故又
立爲保甲之灋以許奸細聯渙散使爾等出入相友急難
相救亦卽古者井隣里邑比閭族黨之意也爾等可照發
去式樣照依居住次序編甲若街道狹窄去處則編東一
戶爲第一西一戶爲第二又東一戶爲第三西一戶爲第
四若居住星散參差難以齊一者各隨其居相近者爲一
甲多或十餘戶少或不及十戶但取守望之便不必分拆
割補拘定數目多者接紙再填四五戶於十戶之後遇有
寺觀去處卽儘其寺觀內之人爲一戶甲內有新來人戶

增入新去人戶開除旬日雇工人止覺察來歷不書論年
月雇工人書入去則除之各戶人丁年貌有冊牌上止書
花名一甲擇一有行止才力爲人信服之人爲甲長三甲
或四五甲擇有行止才力爲人信服之人爲保長日輪一
人領牌覺察各戶動靜遇有面生可疑之人蹤跡可疑之
事卽便舉覺一戶每三丁出一人巡夜戶有二丁亦出一
人巡夜戶止一丁者免領牌巡夜之人於是日是夜外出
則輪及別人其人回日行補一戶每三丁出一壯丁爲鄉
兵餘人才力稍劣雖時常習武不克鄉兵如止一丁二丁
願爲兵弁本縣自行選僉該圖自行保薦者不在此限每

人隨便各備好堅利器械甚至貧不能備者亦備堅好木
棍遇有警各甲或鳴梆或擊鑼每三丁出一壯丁救援追
捕戶止一二人者止於自戶門首聲援莫遠出其巡夜領
牌之人各里遞總甲自於格眼下筭一月三十日某戶該
某日填寫卽是一戶一人一日一戶二人三人一夜也保
甲之灋大畧如此其間或有本縣思慮不及窒礙不可行
者則在承委人自爲通融惟安常懶惰不僉報不舉行則
不合式若實心舉行甲有聯絡戶有利兵領牌有人巡夜
有人酌量多寡人無不均之願則無有不合式矣里遞保
長人等仍於稍暇召各人戶各鄉兵習學武藝本縣到圖

試有武藝志肯向前者給賞去縣不及三里者調到縣同在市鄉兵操習凡到縣操試者日給米一升日中給果餅克午飯實有武藝志肯向前者給賞再念保甲之法令爾等互相親愛互相保守身家聯屬渙散敦行禮義甚美意也爾等如或真頑不聽曉諭不依約束惟欲日下偷安不體諒上司爲爾計圖長久有隱瞞一人不報官登冊里遞總甲并所隱人員編甲之後有警不出救援并保甲長不率領救援者各治重罪爾等試思無自外保障自貽罪悔

保甲灋再示

保甲之灋令爾等相親愛相保守身家甚美意也不差遣不煩擾於爾等一無不利聞爾衆多不樂爲一僉爲兵難色怨言爾衆果真頑不靈如是耶爾意豈不以一經爲甲則有覺察有巡夜不得如舊閑逸近六都一圖三十一都三圖被曠徒劫掠爲鑒不遠若先事防禦豈至如是二里之人悔之無及爾衆又不鑒之爾衆真頑不靈惟圖目前不思遠大此其一也又豈不以一僉鄉兵則有患必我爲敵如倭寇如曠徒皆舍死之人也我則欲生焉能敵之夫倭寇曠徒爲衣食計而來也爲圖生計何云舍死惟我兵望風先奔彼得直行衝突勢若不顧生死而前者若我氣壯直前彼必退避易地則皆然直前則彼死我生退避

則彼生我死此必然之勢平時不愿僉兵臨寇望風奔潰
爾衆冥頑不靈惟圖目前不思遠大此又其一也其間向
敵亦致死者正因保甲之法不行故單身被害若果互相
救援則擊首尾應擊尾首應擊其中首尾俱應誰能我傷
不幸而死上爲朝廷保地方忠臣也下爲鄉隣救難義士
也死無愧心遠有芳譽視之懦夫怯士愧色強辭苟生人
世者相去何如自古皆有死而無信不立知惜死不知取
義爾衆冥頑不靈圖眼前不圖遠大此又其一也姑以一
事譬之淳俗喜訟好爭其來久矣至今毫髮爭忿服毒自
縊比比有之小亦犯刑憲破家業而不悔忿爭閑氣比之

禦侮出之禮義之勇者何如乃礦徒臨門束手伏死倭奴
經縣遠近迹竄爭訟氣何其壯遇寇氣何其餒反而用之
功業過人遠矣由今不變其爲無名枉死其爲健訟才民
本職嘗試思爾等訟爭之壯氣迹賊之懦氣倒行可怪逆
施可惜爾衆冥頑不靈圖目前不顧遠大此又其一也正
謂爾等偷安日久蔽痾不明故再以禮義論再以遠大之
計爲爾辯說若仍前不聽報甲隱下壯丁僉兵臨危退縮
必以法律從事前日礦徒窮民計圖衣食情猶可恕今劫
村殺人罪不容誅矣爾等可一心力防捕拒捕者隨卽殺
之不死於敵必死於法死敵爲忠義士死法爲愚頑民爾

等試思毋貽罪悔

議者謂王陽明行保甲法至宸濠之變又徵募客兵當之謂此只可立爲之法不可驗之行事利於自守不利遠攻夫良法遲久而後驗習俗偷生苟安已非一朝一夕之故矣決肌膚淪骨髓歲月焉能驟變我法未成他患適至勢急不得不別計應之同井之制已矣乎不可復見矣取其稍近古意還淳朴修爲和睦便益禦侮法莫有良於是者必若以迂闊視之則客兵之害甚於盜賊者何時而已王道之所謂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者何時而成耶是不可見其末遂不深探其本

計目前之功不思尚有遠大之利而謂保甲之法爲不足行也

謂保甲法於禦侮有大益者蓋此法行則人各有親愛隣里之心知進退攻擊之法平時相親愛臨難必相救援假使倭寇至一縣則一縣足以禦之至一圖則一圖足以禦之至一村則一村之人又足以禦之人家自爲守人自爲戰何事客兵無饋餉之煩費無過兵之騷害韓退之謂徵兵滿萬不若召募數千法誠莫有良焉者但人情偷安日久不能責效於三五年間耳若謂此法是不可行則古昔居爲比閭黨族州鄉出爲伍兩卒旅

師軍者亦迂闊事耶。則井法驗於前，保甲法亦無不驗於後之理也。

招撫逃民告示

淳安縣知縣海示諭各鄉圖逃流他方人等知悉爾等割舍鄉土遠離了平日所聚會的親戚交游遠離了平日過時節所標掛的祖宗丘塚者非獨無天性不忍之心與人殊也。蓋因不能賠贖錢糧些小產業賤賣與富家者再無可賣或本身或男女寫作奴婢於富家者再無可寫衣食不克錢糧何出。嗟啼子號苦惱萬端而土逃多科尚未已。官府刑徵猶不急致小民不願有斗酒彘肩之賜。惟願無

催稅打門之聲。不願有連篇累牘之詔。惟願無放黃催白之文。奈人願不從。額天無路。所以忍割天性之愛。含淚逃流他方。以求衣食。以避繁刑。非事稍可已。而爾等爲之也。雖然竊爲爾等籌之。泣碩鼠而適樂園。爰得我直矣。萬一不測賦杖杜者。呼昆弟而不見。恤歌采菑者。依婚姻而不見。收空擲百年夜室。致使樵童躑躅其上。此時懸想故都。寧無春令之嘆乎。歲時伏臘。寧無故舊之思乎。迨至回首山陽。荒烟野蔓。走燐飛螢。種種淒其。寧無廬墓之悲乎。雖云人心去漢。孔明扶之不足。若本縣與爾百姓。不啻子父視之也。我實爲父而使他人之子。吾子吾無忍矣。我實有

子而向他人之父爲父爾百姓寧忍之乎言念及此還歸
之志應有不遑脂車者矣今本縣丈量田山必有一畝收
成者方與一畝差稅無則除豁自此以後無賠賾無虛錢
糧爾等可回還原籍赴縣告查逃占產業取贖男女無業
者本縣將荒田給助工力與爾開墾區處住屋牛種與爾
安生不能耕作者照鄉例日給銀貳分或用克答應使客
夫役或用克脩理夫役各隨所能使用凡爾所回之人給
與執照符三年之後生理克足然後科派爾等本身身後
多方區處如是則室家相保上下相安此亦淳安再造之
天日也爾宜體之諒之毋疑遲貽悔

條例

鄉飲酒禮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鄉飲酒禮尊重年德正爲政首事也
縱與席之人未必的然德行有可師法亦當愛禮有羊買
死馬骨致千里馬以隆聖治可也今當事之人每每忽畧
於是禮非不行而意念所隆不在是焉民不興行風俗不
美由不知堯舜之道故也又生員多係年少後生邈然不
知讓道眇視高年長者以故事視鄉飲凡進酒供湯饌禮
貌衰慢夫鄉老雖愚拙父兄也生員凡民之秀縱狀元進
士唾手可得亦子弟也隨行侍食禮所當然聖賢開口便

海忠介公集 卷之二
說孝弟推其極如唐虞事功亦以孝弟當之精神命脉實
相關涉非迂說也世俗浮薄不知此趣蓋不特鄉飲禮義
成虛設而當事諸人傲慢一念去堯舜之道遠矣居家出
仕無一而可亦奚怪哉

杜絕送迎

聞之聞人魏立峯名一見任布政便道往返皆自僱人夫
民船不馳驛今居官有若人焉當事者欲獻慇懃情何所
施粵人譚次川名大任江西驛傳道凡使客過往痛加裁
抑江右以此省費今當事有若人焉過客縱欲需求毒何
所用二者得其一焉過往有一峯可動當事執法之思當

事有次川可動使客守法之念民疾或少瘳也而二者均
之不可得也此民之所以日就困憊與死為隣哉

聽訟

各衙門日日聽訟迄不能止訟者何失其本也考之蘆黃
卓魯專以德禮勸諭魯父子訟者而孔子繫之三月豈以
孔子而不能別其情哉求其心也虞芮爭田文王決之鼠
牙雀角召伯辯之聖賢未嘗不聽訟也其轉移化導之機
則別有所在而不在於是今上司每以未完責下下屬惟
求完事以避責感化之意微了事之情切獄訟日繁而不
可止不有由哉今時風俗健訟若聖賢
間當必有

止訟之方而不徒聽訟之爲尚也

開礦

按礦乃天地自然之利官開以應軍門不得已之費減省吾民一二利之所在人必趨之且免盜掘接濟之害不亦可乎說者謂官開則必立官設衙門取掘礦夫役種種費用十倍礦利礦利盡日且必併其賦於吾民寧受盜開之害不可受官開無窮之苦瑞瓊人也邈思採珠之苦誠若議者之言年年戍守珠池防盜採照一照畝起珠夫起供給官府諸費大約民間每珠銀一兩可買者計採珠并進珠交珠之費有二十餘兩之數官開誠不

可也寶產於地反不得取之以濟國用少紓吾民天地自然之利反生劫奪接濟重爲民害私開爲盜盜開爲害官開爲正正開亦爲害廊廟上當事諸公不知何一無所建明一無所處置至棄此天地自然之利使民不蒙其利反受其害也





